

论宏观体系的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

杨文进

(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5)

摘要：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一种宏观理论体系，该体系不仅是一个堪与现代任何宏观理论媲美的宏观理论体系，而且在许多方面远胜过后者，如它有后者所缺少的微观基础（总量性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等）和有沟通微观与宏观的桥梁（即生产价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因此做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浑然一体；它既有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质内容（再生产理论由价值型转为价格型就变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同时又是动态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将修改我们传统上对马克思经济学内容的狭隘认识，得到一种全新的马克思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价值理论 内生性货币 有效需求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在学术界和学说史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公认是宏观动态¹并且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认识是哈如其份的。因为只有以宏观和动态分析为主要内容，才能揭示建立在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两大阶级之间对抗性经济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实现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马克思必然要构建体系严密的动态性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虽然有这种认识，但将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整个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堪与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媲美的宏观理论体系看待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系统成果，却很少见到。人们对马克思一些宏观经济理论，如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等内容研究，大多是在脱离其他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最基本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有效需求理论等内容基础上孤立进行的，而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思想都只是一个整体中相互依存的有机组成部分，脱离这个整体而要正确地认识其中的个别思想是不可能的，如脱离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就绝对理解不了他的危机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要认识他的再生产理论就更没有可能——再生产理论只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解释如何才能实现价值规律要求的等价交换的；脱离了他建立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货币理论，就很可能得出与“斯拉法学派”相似的不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基础，利用一套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数学方程就可以得到几乎所有马克思主要结论的结果，但在此基础上却是绝对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因为资本主义不是交换经济，而是货币经济，所以只有将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待，才能正确认识他理论的宏观与动态性质²。本文就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以求揭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系统性宏观思想。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是一种非常严谨并且系统的宏观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不逊于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传统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公认是宏观的，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在经济学史上发展了由威廉·配第（配第是第一个试图计量国民总产出的人）创立而由魁奈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了到他为止最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即再生产理论；同时在该基础上，通过资本积累理论，建立起了宏观动态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但如果仅仅将马克思理论的宏观内容局限在这些方面，那就明显地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因为马克思宏观理论的内容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马克思要建立的就是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整体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如他讲：“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局限于均衡状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相对价格范畴的再生产理论是不能够完全实现的，只有从总体或宏观方面来把握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关系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必然要将这种意图体现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构建出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来。

显然，要使这种宏观理论体系能够成立，就必须有自己牢固的微观基础，并且还必须将两者有机地沟通。帮助马克思实现这一目标的，是他的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但该理论长期来却主要被作为一种（解释）相对价格的理论来对待和理解的，这无论是他的价值理论还是生产价格理论都是如此。这种理解，显然是与它们的实际内容和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基础地位不相称的。因为作为相对价格理论的价值理论，其作用主要是解释资源的配置，这与宏观经济理论的总量性质明显不符。总量性的理论体系，要求有总量性质的价值理论来为其提供理论基础。这种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价值由劳动创造，价值量由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之所以要被抽象出来，是因为它身上体现了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因此价值的生产和价值量，与生产它的各种技术性因素无关（技术性因素只与微观性质的相对价格有关），仅仅由体现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劳动时间决定，这才使得不同质的劳动之间能够比较（从理论上讲，可以在此基础上将不同劳动生产的产品通过价值形式加总成一个总量，但这种加总除了得到一个所谓的价值总量外，没有任何的社会学意义）；价值性质的总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实际的意义和需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不同阶级之间的价值分配等在宏观上是由一套价值形式表示的总量关系决定的，所以它需要这样一套总量关系，否则有相对价格就够了，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只需要相对价格。使这种异质品加总变得有意义并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成为沟通资本主义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桥梁的，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异质品的加总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都是在资本控制下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使它们都要求得到平均利润，正是这种所有产品都包含了资本平均利润的加总而变得有意义——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宏观分配关系。这种总量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质品联合生产的特点。这种特点将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与简单商品条件下的单一商品生产区别开来。因为协作性的联合生产，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一个整体，不仅单独计量每个劳动者和各工序间的价值量成为不可能，而且要计量各企业生产的价值量也成为不可能，所以只能计算所有资本和劳动共同生产的价值总量，然后各资本从中取得与自身量大小相一致的一个份额。

如果讲生产价格使得异质品的价值加总成为可能并有意义，那么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结构与总量的关系，尤其是相对价格与价值总量的关系，则是决定不同部门或产品的相对价格并将微观与宏观沟通起来的又一个重要桥梁。在这里，如果讲生产价格理论是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均衡关系的话，那么由再生产理论所反映的相对价格则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配置状况和它的不稳定性等（自然，在再生产公式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可以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实际资源配置，却总是偏离这种均衡要求的）。这种情况说明，长期来被人们理解为相对价格理论的生产价格，实际上反映的却是资本主义总量关系，而被人们视为总量关系的再生产理论，却是说明相对价格的，并且只是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解释价值规律中等价交换的要求与实现形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这也正说明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博大精深，它不仅具有微观方面的功能，即解释相对价格或指导资源配置，而且能够解释经济总量运动和引导经济调控，同时两者间还能够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已有的价值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的价值

理论具有这样的功能与特点。

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组成部分但又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货币理论，是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及其与其他商品间相对价值的货币具有天然的内生性（调节这种内生性的因素还包括货币的进出口、货币贮藏、金属货币与奢侈品之间的转换、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创造等），这种内生性保证了长期间货币量与商品总价值间的相对稳定比例，但货币具有的贮藏和信用功能，会时常扰乱这种比例，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不稳定。在信用货币占居主导地位后，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更是会加剧这种不稳定性。货币的内生性及其具有的贮藏与信用功能，在马克思的宏观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总量关系是与技术性因素无关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相对稳定的，而短期的经济运行却是极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对资本主义来讲，货币不仅是资本的前提条件，而且是资本追逐的惟一目标，货币贮藏与信用功能所产生的市场价格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不能脱离货币而得到说明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解释，就是与这种不稳定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马克思基本上建立起了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相统一的宏观理论体系。这不仅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即使在今天也是辉煌无比的。如马克思这种强调货币贮藏与信用功能的特点，虽然被后来的凯恩斯所继承，并因此产生了“凯恩斯革命”，这种革命也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但由于它是建立在货币外生性基础上的，因此不能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运动。即使这样，凯恩斯这种致力于将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合二为一，建立单一货币理论体系的努力，也没有在他的后继者中得到发扬光大。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可以讲是放弃了这种努力，回到了古典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相互脱离的状况。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其体系中的地位，长期来是一直被忽视的，而不能正确地认识他的货币理论，就无法客观评价他的整个理论，而脱离货币理论来评价其理论体系，却正是长期来人们对待马克思的基本态度，许多的误解也正是因此而引起。如一些人强调，不需要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一组线性方程式的基础上，就可能得到马克思的许多基本结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实际上，只要看一看与货币有关的论述在《资本论》中所占的篇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马克思对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重视程度。脱离货币功能分析的经济只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

货币一旦被用来获得剩余价值，它就被转化成了资本。因此，资本只是以货币表示的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控制权，而决不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是资本凭借货币的所有权对一定量生产资料的控制对象。这种控制权，使得资本“支配的劳动”能够创造出一个比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量来。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下，所有的资本都要求获得同等的收益，则不仅使异质品的生产能够被加总成总量，而且该总量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该总量的大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分配关系，而且决定了资本积累的速度；资本积累不仅反过来影响着利润量和利润率的大小，而且决定着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的变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生决定的资本积累，虽然目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资本主义内部具有的异化功能，却会使资本家阶级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被剩余价值抛弃。但这不仅不会阻碍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积累，而且由此产生的市场实现压力，会迫使资本家阶级加强积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来自资本家阶级储蓄的内容，隐含着社会的绝大部分产品是归工人阶级所享有的结论，由此说明资本家阶级只是得到支配劳动的权力，但资本积累的成果却是归普通民众所享有，从而资本积累包含着对资本的异化过程。尽管如此，但该过程却并不产生利润率从而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本质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它的量值会随着这种关系而变化，这种变化会使它与利润的比例

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如利润率的下降会引起资本存量的贬值，或者利润率的上升会推动它升值，在这种调节机制下，两者的比例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此过程存量资本的不断贬值，正是社会产品不断向普通民众转移和资本对自身异化的有力证明⁴。

虽然在抽象分析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率的确定作为分析的前提（同时确定的还有以资本预付为特点的货币工资），但在实际中，在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决定前，剩余价值率是不能被确定的。因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实际分配比例，取决于资本家阶级实际发生的有效需求的大小，两者的比例就是工人阶级得到的工资预付与资本家阶级为满足自身需要和新增净投资间的比例。这说明，绝不能把马克思那里抽象意义上的逻辑分析与其实际意义上的现实分析相混淆，认为抽象状态下的分配关系就是被马克思认定的实际分配关系。不过，虽然在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发生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能够确定的，即不管资本家阶级（包括其他食利者）得到的利润是多少，它一定等于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扣除工资后的余额，该量一定等于工人的剩余劳动量。因为一个社会的新增价值全部是同期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所以扣除工人工资后的利润必然等于剩余价值⁵。所以讲，在劳动时间一定时，这个剩余价值的大小和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是由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决定的。虽然从形式上看，正如卡莱斯基讲到的“资本家阶级得到他们所花费的”那样，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越大，则他们得到的剩余价值量也越大，这必然会促使资本家阶级尽一切可能地扩大有效需求，资本家阶级也确实是在该机制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下这么做了，但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和资本主义异化机制的作用下，从动态的过程看，短期内以投资为主的资本家阶级的有效需求越大，那么他们在总产品中的长期份额却越低。由于决定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因素是极不稳定的，因此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极不稳定。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受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的供给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决定资本主义总供求状况从而经济运动好坏和方向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在需求这一方，这种情况决定了有效需求一定要在马克思的宏观理论体系的供求关系中占有核心地位。这与人们长期理解的生产占中心地位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也与人们认为马克思缺乏对有效需求在资本主义重要性的认识是不一致的⁶。只不过马克思对有效需求的描述不如后来的经院学派那样精致，但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却是经院学家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像经院派那样仅仅围绕几个变量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如在马克思那里，有效需求问题的发生，不仅来自于因固定资产更新与补偿间的不一致和货币贮藏与信用功能作用发挥而产生的直接的总量不平衡，而且来自于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所引起的生产结构与由分配结构决定的需求结构之间不一致这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总量失衡，两者的结合更是加强了有效需求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同样以有效需求作为宏观理论核心的凯恩斯和卡莱斯基的宏观理论中的有效需求内容做一比较，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要明显优越得多，如马克思不仅分析了有效需求对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的影响，而且分析了引起有效需求变化的作用机制，同时这种总量性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与结构性的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离开了结构性分析，是难以解释有效需求的波动的。

有效需求之所以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决定的，而分配关系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建立在对抗性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它的静态内容与动态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从静态看，资本积累不仅可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而且会提高资本家阶级在分配中的份额，出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但从动态看，则会出现劳动的短缺和工人阶级在分配中实际份额的提高，因此从长期看，确实可能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导致这种趋势出

现的真正原因却不是资本排斥劳动的结果，而是劳动供给不能满足资本需要的结果。因为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以剩余价值为惟一目的的资本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趋势性的排斥劳动这一自掘坟墓的行动，而应是在资本主义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日益强烈的资本追逐劳动，导致劳动短缺，从而使分配比例不断向劳动倾斜的结果。这个过程正是资本不断对自身异化的结果，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的限制是资本自身”的论断。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通过再生产公式中的交换关系完成的。产品的实现程度，或者讲产品的价格是否等于价值或生产价格，取决于再生产的实际比例状况，或者讲再生产的比例是否符合由技术决定的各部门间的比例系数关系和由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部门或各产品间的相对价格，而这种相对价格则使不同产品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总量关系。所以，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比例结构与总量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到价值形态上，也就是相对价格与价值总量的关系。注意的是，虽然从形式上看，价值总量是不受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市场调节的作用总是矫枉过正的，因此当比例结构的失衡超过一定程度而引起相对价格的较大变化时，市场上实际实现的价格总量大小是受相对价格的影响或决定的。这说明，比例结构或相对价格决定了经济总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讲再生产理论只是马克思宏观价值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沟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桥梁，但就性质讲，它是属于相对价格即微观性质的。

虽然从形式上看，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极像一般均衡理论，从纯理论上讲也确实如此，但马克思这种意义上的再生产理论，只是为现实的再生产提供一种理想的衡量标准，这正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之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一样，其实际作用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不可能符合这种条件的，所以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不过，由于国民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弹性，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实际比例并没有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中要求的如此严格。再生产的比例过于均衡，不仅不是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且是阻碍它的实现的——这种系统中不存在诱使投资发生的动力机制。虽然扩大再生产一定要建立在比例结构的非完全均衡上，但并不是所有性质的比例结构都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实现的，只有特定性质的比例非均衡，也就是短缺部门扩张所需的产品是过剩部门能够生产的产品时，这种性质的比例失调才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如果短缺部门扩张所需产品的供给对象，不是过剩部门而是自己时，这种性质比例失调的结果就一定是经济危机或衰退。所以讲，尽管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比例要求没有再生产公式中要求的那样严格，但马克思关于结构与总量关系的论述却永远都不过时。

在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经济要保持再生产正常进行的比例要求和总量关系要求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周期中运动。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与目标之间不一致的矛盾，必然会造成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严重程度，会使相对价格的变动程度远远超过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允许的范围，结果会使局部过剩转变为全面性的过剩，该过程中长期投资所形成的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投机活动的不稳定等，更是加强了这种矫枉过正的调节作用，加深了危机的程度。

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从经济关系看，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抗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各宏观经济变量，如利润率、剩余价值率（也就是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总需求与投资规模、资本存量、货币供给、经济总量等之间存在着既依存又斗争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危机。如在经济繁荣程度较低时，有效需求的扩大会提高利润率；利润率的提高则会使存量资本的市场价值大幅度提高，同时会推动以投资为主的有效需求的扩大；后者与前者一样也是增加存量资本价值

的，而存量资本价值的增加则是降低利润率的——有效需求的扩大同时又是提高利润率的；在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下，存量资本价值的增长会推动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增加，虽然满足了以投资为主的有效需求的扩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对利润的要求（在货币经济中，利润的增加一定得建立在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基础上，没有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利润的增加是不可能的），并使经济总量的增加得以实现。但经济总量增加或繁荣产生的要素供给短缺，却会改变以劳动工资为主的要素价格与利润的分配比例，即会降低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与存量资本大量增加的结合，也就是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一旦下降，不仅会引起以投资为主的有效需求的减少，而且会引起存量资本的大量贬值。存量资本贬值引起的信用风险，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剧烈萎缩，这不仅会反过来加强存量资本的贬值，而且会减少消费和投资，使社会生产出现严重的过剩，并进一步降低利润率。自然，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经济系统内部的扩张机制会重新战胜衰退力量而推动经济扩张。如随着生产的萎缩，供给是不断减少的，而需求却会在消费倾向提高、出口增加、财政的自动调节器等因素作用下相对增加，因此会使产品价格水平由降转升；与此同时，要素市场的价格水平却会因要素的严重供过于求而不断下降。在这种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或成本之间的非均衡性变化中，利润会不断增加。利润增加与在危机或衰退中不断减少的存量资本的结合，也就是利润率的提高。利润率一旦提高，经济也就回到了重新扩张的起点。所以在这里，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决定的各宏观总量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一定是周期性的。

在实际过程中，这种使经济做周期运动或发生危机的原因，是与技术因素，尤其是结构关系结合在一起而发生作用的，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总量与结构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他建立起了微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分析相统一的理论体系，而这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至今没有做到的。从结构和技术关系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再生产过程由技术关系决定的比例结构具有内生性的失调性质，这种内生性失调在于存在密切投入产出联系的部门之间，它们在经济中的比重、产品性质、投资时间等方面的不同，会出现产品周期的差异，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又使各部门或各产品间周期的同步性大步差异性，它们之间的叠加会产生客观上的宏观周期运动。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决定的需求结构会与生产结构之间出现严重的不一致，同时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国民经济的联系性使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共荣衰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要求他们协调行动，以取得最大的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但市场经济的组织联系方式，即商品交换却将这种依存关系转化为供求双方的利益对抗关系，一方的所得也就是另一方的损失，这必然使相互协调行动的要求不可能实现。这种技术性关系和社会性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结构失调的结合，无疑会强化结构失调的程度而引起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均衡结构产生的非均衡利润率结构，会引起与生产结构性质相反的投资结构，这种非均衡的投资结构是调节非均衡生产结构的必要手段，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但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这种调节总是矫枉过正的，会产生新的与原来性质相反的结构非均衡。由于国民经济中各产品周期间的同步性程度大于非同步性，因此会使投资规模在不同部门的转换过程中不断扩大，这种扩大既使经济不断地由萧条走向繁荣，但由它引起的新的结构失调的程度也不断加强，当投资规模扩大到引起基础性产品和投资品时，经济的扩张就走到了尽头。因为这时短缺部门扩张所需的投入品是自身的产品，这些产品已经是严重短缺的，这些生产部门的投资会极大地加强它们的短缺程度，这种短缺产生的巨大外部负效应，不仅会引起其他部门的衰退，而且会引起自身的衰退。虽然短缺与过剩总是并存的，在这些产品出现严重短缺时，一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过剩，这也就是随着以前投资的不断实现，大量的因投资过度而产生的过剩产品会日益严重并会不断地涌入市

场，但由于这些产品中的绝大部分是不能用于投资的中下游产品，所以这种过剩并不能用来弥补短缺。这也正是上面讲到的，虽然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比例结构的非均衡上面，但却并不是所有性质的结构非均衡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样。这种结构关系引起的比例失调，与总量性因素非均衡性变化，如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消费倾向下降、利润率下降引起的投资和货币供给减少等因素的结合，宏观经济必然会在短缺部门的扩张无法实现，过剩部门的不断衰退中下降或发生危机。

马克思的周期理论说明，他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就业与分配理论、再生产理论等，不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都服从于他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的经济运动是周期性的）的需要，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当从长期和动态过程来考察周期时，它就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非均衡性振动。我们知道，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或运动趋势的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最主要目的，这种趋势显然体现在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分析都是服务于经济增长分析的，或者讲会汇集到经济增长理论中来，所以经济增长理论是他整个宏观经济理论的集中体现。

在马克思这里，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它与各种技术性因素无关。在马克思这里，技术进步不仅不成为推动以价值表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会阻碍这一进程⁷——它会提高有机构成，降低利润率，阻碍投资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与其他经济学家的认识相反，经济增长不仅不能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说明，技术进步反而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得到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增长，决定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它等于资本预付加平均利润，它并不因技术进步而改变。在这种一定有效需求中，要在其中争得一个更大的份额和避免竞争失败，就必须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产品质量更好，并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所以就不得不地进行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然而，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快，由它们决定的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就越尖锐，就越会加强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竞争，为此资本家就越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应付竞争。这说明，这种对整个社会有利的行为后果，对资本家阶级本身却是极为不利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也正是资本自我异化过程的证明。所以讲，是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增长，而不是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在开放系统中才有效。因为开放系统中的国家，犹如行业内部的厂商一样，技术进步成为决定厂商命运的关键⁸。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大多是在脱离这种内生性的机制来分析的，这是他的理论不完善的原因之一。不过，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竞争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做法相比，马克思这方面理论的优越性就显得非常突出了。

虽然由资本主义一般生产关系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程度的稳定性，但中短期的经济增长却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是极不稳定的。这是因为由利润率变化决定的投资、货币供给、资本积累等因素都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技术进步虽然与长期的经济增长无关，但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会对产品周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产品周期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它会引起供求间的非均衡性变化，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投资、货币供给等一系列因素而引起经济运行的不稳定。这说明，不像长期那样，经济增长仅由几个主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变量所决定，在短期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复杂得多的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不仅包括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价值性因素，而且包括许多技术性因素，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是呈周期性波动的。

虽然上面只是极其简单地介绍了马克思宏观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但已经看到该理论的完整程度和内容的深刻，如该理论体系的宏观性，不仅在于其理论各部分的内容是浑然一体并与他宏观性的价值理论完全一致，而且在宏观方面它是一元性的，即是一种单纯的价值性或货币性质的分析，这就保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在已有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是极为独特的。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中译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4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 [4]凯恩斯.货币论(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 [5]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
- [6]琼·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
- [7]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 [8]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六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
- [9]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译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10]伊恩·斯蒂德曼,保罗·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
- [11]扬·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
- [12]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 [13]伊恩·斯蒂德曼,保罗·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
- [1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3卷(中译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1992、1994.
- [1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 [16]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7]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8]宋则行.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 [19]陈英、景维民.卡莱茨基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 [20]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1]柳欣.货币经济中的货币理论[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7).
- [22]柳欣.《货币、资本与一般均衡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5).
- [23]晏智杰.《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及其教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On Macro-systematical Marx's Economics

Yang wen-jin

(HangZho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ngZhou, 310035)

Abstract: Marxist economics is a kind of macro economic system. This system is, if not as good as, better than modern economic theory because the latter one lacks micro basis (including value theory, monetary theory and capital theory) and the bridge that links micro economy and macro economy (that is, production price theory and reproduction theory). Therefore, Marxist economics has united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 It has the content of general equilibrium and it is dynamic. From this angle, we can modify our narrow view toward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us, gain a kind of new Marxist economics.

Key Words: Marxist Economics; Value Theory; Endogenous Money; Effective Demand

收稿日期:2003-12-08

1 熊彼特不仅多次指出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特点,而且认为他是经济学史上的第一人,如他讲:“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

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和“我们已处于一个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十分重要的关头。一方面，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科学”，这是源于功利主义的唯一无所不包的重要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把社会学的一切部门和经济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而均匀的整体——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致使其现代信徒们头晕目眩，甚至比当年站得太近的恩格斯晕得还厉害。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正面目。……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这种构思是极伟大的，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你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经济分析史》第二卷第 20 页、第 97 页，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2这也意味着，人们并不是将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整个思想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对待，而只是认为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宏观和动态内容。

3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 8 页与第 11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4 这种机制的存在，说明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 LM—IS 相互关系的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忽视了资本存量在此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这些因素的反作用。正是资本存量会随着利润或利息的变化而改变，才使得以利息为媒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调节的影响是明显的。同时说明利息变化主要不是通过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而起作用的（在实际中，短期利率变化对企业的成本影响是不明显的），而主要是改变企业资产的存量价值而对社会的资源配置起作用。

5不少学者利用各种实物投入产出模型，加上价格等因素后，得到各种与马克思不一致的结论，一些人甚至得到正利润可以与负剩余价值并存的情况，以此说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成立。然而，这些证明却是在严重违反马克思的前提假设，即不管各种技术性因素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中作用有多大，但一切新增价值却只能是当期的活劳动创造的这个假设条件下得到的。人们知道，从逻辑上看，一旦前提被修改，那么被人们实际研究的对象就已经不是原来人们计划要研究的对象了，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就毫无价值。在马克思原来的前提假设下，是绝对得不到这样的结果的。

6 琼·罗宾逊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有效需求问题并不发生”。参见《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第 8 页等，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7 注意的是，马克思不否定技术进步在增加物质财富上的作用，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并不是用使用价值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是以价值来衡量的，而价值的生产与技术关系无关。

8 西方学者在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如他们设计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以封闭系统为前提的。从货币交易方程式 $QP=MV$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如果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无论（由技术进步作用的） Q 怎样变化，经济总量都不变。这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只有从货币量值方面得到说明，才能实现真正的增长，而资本主义的货币量值或货币供给的变化，是由资本主义的一般生产关系，而不是由技术因素决定的，所以技术进步在封闭系统中是与经济增长基本无关的因素。技术进步只影响资本家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